

墨

痕

富珍民署



五軍通波盡開復

大渡橋橫鐵索寒

金沙水拍雲崖暖



● 记著名书法家屈应超先生

三 秦 出 版 社

墨痴

富珍氏著

——记著名书法家屈应超先生

主

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
藏书章

三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墨痴一记著名书法家屈应超先生/泉瑞、天善 主
编 .—西安:三秦出版社,2006.2

ISBN 7-80736-049-6

I. 墨… II. ①泉…②天… III. 屈应超—生平事迹
IV. K825.7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6) 第 007846 号

墨痴一记著名书法家屈应超先生

泉 瑞 主 编

出版发行 三秦出版社

新华书店经销

社 址 西安市北大街 131 号

电 话 (029) 87205106

邮政编码 710003

印 刷 西安建业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 850mm×1168mm 1/32 开

印 张 3.625

字 数 81 千字

版 次 2006 年 2 月第 1 版

2006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 3000

标准书号 ISBN 7-80736-049-6/1·6

定 价 20.00 元



屈应超 1945 年 8 月出生，陕西省蓝田县人。研究员职称。系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、陕西省教育书法研究会会长、陕西省老年书画学会副理事长、西安市书法家协会艺术顾问。历任陕西省教育厅副厅长、陕西省教委副主任、西安美术学院党委书记、陕西省教育厅巡视员等职。



中学时代的屈应超

目 录

墨痴 赵占斌 赵 刚 (3)

正末归本

——读《屈应超书法作品集》 王 愚 (49)

妙笔书“华商” 杨 莹 (52)

中小学应重视书法教育

——访著名书法家屈应超 兰 宇 (55)

高格·雅趣·书卷气 吴志国 (60)

布衣书法家屈应超 周文琦 (64)

屈应超：字如其人 周大鹏 (67)

挚友·向导

——与屈应超交往琐记 袁银波 (73)

墨痴

獨立寒秋，湘江北去，橘子洲頭。看萬山紅遍，
層林盡染，漫江碧透，百舸爭流，鷹擊長空，魚
翔淺底，萬類霜天競自由。憶寒窗，閉卷
花大地，誰主沉浮？攜來百侶，曾游憶往昔，呼
嘯，霜月，稠恰，同輩少年，風華正茂，書生意
氣，揮斥方遒，指點江山，激揚文字，當年
萬戶侯，曾記否？到中流擊水，浪遏飛舟。

屈應超書毛澤東詞《沁園春·長沙》

墨 痴

赵占斌 赵 刚

引 子

好久想为屈应超先生写点东西，因为打心坎里推崇他的人品，仰慕他的学识，赞赏他的豁达，钦佩他的魅力。然而每每伏案，总感笔力不济，很难准确生动地将他活脱脱地呈现在读者面前。

为此，我内疚过，汗颜过，自责过。虽如骨鲠在喉，不吐不快，但又无计可施，只好拖着。直到最近朋友们不时在耳边提醒、督促，才不得不硬着头皮提起笔。心想，能写多少算多少，反正熟悉屈应超先生的人不在少数，权当抛砖引玉吧！

一

然而当真提起笔又感到老虎吃天，无处下爪。因为屈先生不似有些人，一提起大名便知身份，料定只能呆在某个岗位上，一旦挪个窝，便一筹莫展。而屈先生则不同，他集杂家与专家于一身，既能上，又能下，不论干什么都举重若轻，得心应手，且可圈可点，口碑极佳。

他在教育界的影响，缘于长期从事教育理论研究和教育行政管理工作，为陕西教育事业发展做出贡献的缘故；

他在学术界的影响，缘于认真汲取马列主义、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精髓，不断进行哲学思考，与时俱进，善于创新，在中央及省、市报刊发表了大量颇有见地的学术论文的缘故；

他在文学界的影响，缘于从1963年6月30日在《西安日报》三版头条发表杂文《要经得起各种考验》起，迄今笔耕不辍，广种广收，并亲自创办了现已打响全国的《教师报》的缘故；

但是，最使屈应超先生盛名远播且魂牵梦萦的却是书法。他五十多载临池耕耘，如春水泛舟，其情悠悠，其乐融融，倾尽心血奉献给社会的，不仅仅是数千余幅或报刊发表、或勒石制匾、或展馆收藏、或异域馈赠的书品佳作，更是一代学人在“求我稚真，澹我俗气”的人生旅程中，所形成的丰富蕴藉的辨证思想、锲而不舍的治学态度、率真脱俗的坦荡胸襟，机敏果决的聪明睿智、秉公无私的浩然正气、与人为善的侠骨柔肠、虚怀若谷的进取精神……

二

我和屈应超先生交往，一晃已二十多年了。其间，无论他在陕西教育报刊社供职，或是在省教育厅（省教委）任副厅长、副主任、巡视员，还是在西安美术学院任党委书记，我对他都习惯以“老屈”相称；而我不论在中小学任教，或是在机关工作，也不论处于顺境或逆境，尽管他比我职务高、名气大、德才强、年龄长，但他始终对我以“老赵”相呼。

有次闲聊，谈到有人做了官，就非让别人称某长、某主任、某老总、某书记不可。若不这样，就是对己不恭，就是目无尊长，就是大逆不道。轻者瓮声瓮气地给别人脸色看，重者则疑神疑鬼，处处给别人小鞋穿。屈先生听后哈哈大笑，说：“这就叫无知，叫幼稚，叫无聊！这种人不知道职务只给人以责任，不能给人以品德、以才学，更不能给人以威信。以前农村有些文盲或半文盲，老想当官，一旦篡了权，两眼朝天，连走路都不对窍了，二蛋气十足，

和你说的这种人是一丘之貉！”

我和屈先生的交往，毫无官场庸俗气。说来也许你不信，在我的记忆里，他从未吸过我一支烟，喝过我一杯茶，也从未吃过我一次请，更未托过我办过一件事。相反，每次都是他“先发制人”，诚心诚意地给我敬烟、打火、沏茶、让座，从不让我有“表现”的机会。



有年春节，女婿给我送了一条烟，我舍不得抽，看屈先生时就借花献佛。不料，他大为不悦：“老赵，你什么时候也学会了这一套，你我之间还送礼？”窘得我满面通红，不知说什么好。临了，他倒给我提了两条烟，笑呵呵地说：“以后来，不要再带什么礼物了。这两条烟你得拿回去，你爱熬夜写东西，用它提提神！”弄得我进退两难，啼笑皆非。从此，我每次拜访屈应超先生，都是“空手套白狼”——套他的品质、套他的才学、套他的为人、套他的见地。

三

许多人见我和屈应超先生关系密切，以为我是他的同乡、同学或同事。其实，我俩过去谁也不认识谁。年轻时，我性格内向，心似烈火，貌如冰霜，从不主动与上层领导

打交道，尽管对其中德才兼备者佩服得五体投地。

不过，我有个爱好，闲暇总喜欢动笔写些散文、杂文、通讯什么的，隔三差五还见诸报端。作为教师，自然也给《陕西教育》写过一些，且大都发表了。记得有一年，我采写的一篇报告文学，竟在《陕西教育报》（后改为《教师报》）上满满登登地占了一个版面，这在极左思潮盛行的年代是十分罕见的。稿件登出后不久，传达室的师傅转告我：“《陕西教育》有位姓屈的来电话，请你到编辑部去一趟，有事情要谈。”我兴匆匆地赶到了编辑部。

那天，屈先生请我落座后，将一杯热腾腾的茶水捧给我，开门见山地说：“你的文章我拜读过了。它构思巧妙，选材精当，用词准确，且颇具文采。看得出，你的文字功底不错！不过，你这篇报告文学还没有放开，显得有些拘谨。可能是耽心篇幅长，有意将许多素材删掉了吧？”见我连连点头，他鼓励说：“只要文章好，再长也不要紧，我会尽量发表的。你知道不，你的那篇文章在读者中的反响多么大！我邀你来，就是想请你再写篇续篇，以飨读者……”

这次见面，时间虽短，但屈先生的果断、干练、博学、睿智……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作为总编辑的他，在百忙之中对我这个素不相识的小学教师这么关爱、这么信任、这么扶持，真让我没齿难忘！

四

数月后的一个星期天，有位喜欢给陕西教育报刊社摄影的朋友邀请我去拜访屈应超先生，我既求之不得，又怕打扰先生，心里挺矛盾。怎奈朋友盛情难却，只好一同去了。

在我的想象里，屈先生至少应住两室一厅，且家里一定装修得不错。可当我们曲里拐弯地找到西安教学仪器厂

家属院，站在一栋极为普通的筒子楼下时，我甚至怀疑找错了地方。一进楼，看到先生正在楼道东头的水池边淘米，我更是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：难道象他这样的高级知识分子连保姆也请不起，还得亲自操持家务？也许是听到脚步声，他扭头一看，见我们俩不期而至，连忙微笑着放下米碗，把我们让进屋里。



这是一间怎样的屋呀？室内仅二十几个平方，别说没有彩电、冰箱、洗衣机之类的现代电器，就连衣柜、沙发、躺椅这些常用家什也没有。屋内书桌、锅灶、案板、蜂窝煤炉子占去一角，其余地方几乎被那张偌大的木板床占领了。先生的儿子出生不久，夫人正倚在床头上给孩子喂奶，床下竹竿上搭满了大小不一、五颜六色的尿布。我心里一酸，慌忙与朋友退了出来。

在楼道上，先生问明来意，一点也没有责怪我们唐突的意思，反而饶有兴趣地欣赏着、挑选着朋友带去的摄影作品。至于他们谈些什么？我一句也没听进去。心里一直为先生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这么乐观、这么豁达、这么敬业地培养业余作者而感慨。

五

我第三次见屈应超先生，大抵是因为到编辑部送稿件。

那天，先生一见到我就拿出一份省报，指着上面一篇文章问：“老赵，记者发表这篇通讯时征求过你的意见没有？”我愣了：“人家发表文章，征求我什么意见？再说，我又不认识人家。”先生递过报纸，说：“你看看，这篇通讯是不是你寄给咱《陕西教育》的那篇？”我大体浏览一遍，发现是一位陌生人署的名，只在我文章前后“穿靴戴帽”，将个别段落的顺序略微调整了一下，惊得我简直不敢相信会有这样的事。先生连忙道歉说：“对不起！你的这篇通讯在咱这里刊登时我没仔细阅读原稿就签发了。结果，让修改得伤筋动骨、支离破碎，有些降格了。这责任主要在我。当然，那位青年编辑也不是一点责任没有，他不该将你的心血当人情，送给他的同学（指那位记者）去发表！这是道德问题、品质问题、作风问题、纪律问题，我会严肃批评的。”

任我怎么劝说，先生还是坚持着，说：“业余作者事情那么多，工作那么忙，时间那么紧，采写一篇好通讯谈何容易！我们怎么能不尊重他们的劳动成果呢？只要我主持工作，就决不允许这种歪风邪气滋生、蔓延！”

为了我一篇小文章没有修改好并被人剽窃了，屈先生这样大光其火，实在出乎我的意料。他刚正不阿、秉公无私、善解人意、体察下情的品质和作风，深深地烙在了我的脑海里。

六

打那以后，我和屈应超先生的接触逐渐多了起来，彼此也愈来愈了解。每次见面海阔天空，无所不谈，有政治、经济、哲学、文学、做人、治学、书法、戏剧、历史、地

理……更有老百姓关注的热门话题。每聆听他一次谈话，对我来说都是一次艺术享受，一次精神陶冶，一次认识升华，一次心灵净化，一次启迪鞭策。他的谈话深入浅出、有感而发、风趣诙谐、就事论理、旁征博引、入木三分，给人一种耳目一新、如沐春风、震聋发聩、掷地有声的感觉。

我曾将屈先生的谈话密密麻麻地追记了三大本，原想有机会将它整理出来，留给后人。不料，朋友们知道后欲先睹为快，便一传十、十传百地阅读着、摘抄着、欣赏着、评论着，后来居然将两本传得无影无踪。好在有许多谈话我还记在心里，就连他当时的表情、神态、手势，也时常象电影一样在脑海里映现。

教育厅有位处长，见我白了头、秃了顶，屈先生又那么尊重我，曾误将我称为“老前辈”。任我怎么纠正，他也不肯听。后来，他知道了我的真实年龄，就笑着在屈先生的办公室里追打我：“你这家伙！我以为你是个老学究，比屈厅长年龄还大，不料比我才年长两岁，平白让你占了多年便宜！”屈先生拦住他风趣地说：“我可以作证，老赵从来没有让你那么称呼他。是你要叫的，有什么办法呢？再说，学高为师，德高为范，老赵虽比你年长两岁，但并不意味着做不了你的师长。有位青年书法家比我小近二十岁，见我总叫屈老，而我叫他老师，他很不好意思。我说，这有什么呢？我有些字的写法都是从你那儿偷学的，古人提倡一字之师，你是多字之师，叫你老师既合事实，又合情理，合适得很嘛！”

瞧，这就是屈先生的人品和襟怀！

七

对于不正之风和腐败行为，屈应超先生更是深恶痛绝。



有一次，听说有人花数万元爬上教育局长的位子，屈先生气愤地说：“我就不相信，这样的人能干事业！你瞧，他以后不变本加厉，把这些‘投资’成倍地搂回去才怪哩！要是在封建社会，他早就被老百姓用‘顽顽石’砸死了！”当看到一位老友为升官而上窜下跳、四处活动时，屈应超先生沉痛地说：“他以前是我的朋友，现在不是了。不择手段地跑官、要官，这就叫卑鄙，叫下作，叫自己作贱自己！记

住，今后不要和这样的人打交道，因为他骨子里不是干事业的，不是做学问的，更不是为老百姓办事的！”当谈到官场有些人只谋人不谋事时，屈先生严肃地说：“我们搞基础教育的，要克服片面追求升学率的倾向，我看，搞干部工作的，要注意克服片面追求升官率的倾向。现在有一种不好的风气，有人为升官不择手段，什么龌龊事都干得出来，仿佛不升官就应上吊，不发财就该跳井。组织部门对这些人要提高警惕，要防止他们祸国殃民！”

屈先生经常深入基层检查工作，但从不用手中权力谋一己之私。每次外出，他总是轻车简从，尽量不给基层添麻烦。至于各地的馈赠，他更是婉言谢绝，坚决不收。有年春节，陕北有位干部来西安，顺便捎了一麻袋上好的土豆，屈应超先生推脱不过，只好接受了。临走时，他送给对方三幅书法

作品，就价值而论，买数十麻袋土豆也用不完！

屈应超先生多次感慨地对我说：“当官有很多危险性：一是容易变懒；二是容易变馋；三是容易变贪。懒了，就会不学习、不谋事、不上进，颐指气使，高高在上，严重地脱离群众；馋了，就会只识好酒美味，不食五谷杂粮，整日宴来宴去，必然会成为面似关公脸、腿似棉花秆、说话舌头短；贪了，就会欲壑难填、贪得无厌、个人主义膨胀，失去原则、失去人格、以至走上自缚自囚的道路。大凡做官的从上任第一天就应告诫自己，不要在这些方面犯错误，让老百姓戳脊梁、骂祖先！”

八

一度，我得罪了一位上司，心情很是郁闷，体质不断下降。

恰在此时，屈先生也因种种原因从西安美术学院党委书记岗位上退下来。对此，他并不介意，反而多次耐心地给我做工作。他心情沉重地说：“我们中国封建宗法观念的积淀太厚重了，一方面大力倡导建设法制社会，一方面却有些部门和单位顽固地实行着顺我者昌、逆我者亡的人治。譬如你，不是不想干事、不会干事，而是有人硬不让干事。不过，这对你来说未必不是好事。桑塔纳跑十五万公里也得大修理，何况人呢？你快五十岁了，我已五十多了，咱们都是该大修的桑塔纳，都该静下心来休整休整，读读书、想想事、写写东西，这样，不是照样可以为社会做贡献吗？对人来说，挫折是一笔财富，一笔非常宝贵的财富。古往今来，许多人就是因为有了挫折，才有所建树的。”于是，他给我讲李白、讲杜甫、讲屈原、讲陶渊明、讲刘少奇、讲邓小平……

在我健康状况急剧衰退的日子里，听说不少老师、学